臺大中文學報　第五十五期
2016 年 12 月　　頁 53～96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園、譜、文學與華胥國
—— 人文視域下的《二如亭群芳譜》

黃　莘　瑜*

提　　要

《二如亭群芳譜》在當代學界，雖以古代農學或生物學的文獻價值受到矚目，但就傳統目錄學的角度，則屬「譜錄」。「譜錄類」之成立，不僅為「收諸雜書之無可繫屬者」，還積極促成目錄結構、學術分類的省思及調整。在四庫館臣眼中，此類書籍的價值，當在廣羅、審訂所謂「博物」之學；而對譜錄中有關典故藝文之內容，則多所抨彈。然而，就古典知識之實際編纂，「博物」究與「麗藻散語」不相衝突。「麗藻散語」不僅是「博物」展示的一扇櫥窗，其以「文類」為子目，和「典故」相互連結，亦為「群芳」提供各式儲存文化記憶的空間。並且從《群芳譜》之〈義例〉得以明瞭，文化記憶並非僅被視為靜態的歷史資產，而是對進行中的生活「日用」滋育源泉活水的意義。王象晉所稱「日用」包含事相經驗與道德心性雙重面向，且這雙重面向，不但以「典故」和「麗藻散語」作為綰合文化記憶的媒介，甚至整部《群芳譜》，都充滿文學的比興寄託之意。

關鍵詞：博物、詩學、譜錄、二如亭群芳譜、王象晉、王士禛

本文於 105.07.04 收稿，105.12.15 審查通過。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副教授。
DOI:10.6281/NTUCL.2016.12.55.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arden, Special Treatise, Literature, and the Hua-Xu Country: *The Er-Ru Pavilion Introduction to Plants* in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Huang, Sin-Yu*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academia, Wang Xiang-Jin's *Er-Ru Pavilion Introduction to Plants*, or simply the *Introduction to Plants*, has caught attention as a book with documentary value in ancient agronomy or biology. In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i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special treatise," which was set up for miscellaneous books that could not be classified into any other categories. This category also contributes to reflection and adjustment to bibliographic structures and academic classifications. The officials of the Si-Ku Hall deemed such books valuable for its collec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but also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ornate language of the literary origins and stories in them. However, the content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language style. The language style serves as a showcase of natural history, interlinks origins and stories, and provides space for cultural memories. The "Meaning Reference" in the *Introduction to Plants* demonstrates that cultural memories should be regarded more than a static historical asset because they also nourish our daily life. The *ri-yong* 'daily usage' that Wang mentioned includes the two aspects of phenomenal experience and moral mentality. The literary origins and ornate language are used as the media that string the cultural memories together, 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whole *Introduction to Plants* is full of explicit and implied comparisons.

***Keywords*: natural history, poetics, special treatise,**
Er-Ru Pavilion Introduction to Plants,
Wang Xiang-Jin, Wang Shi-Zhe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園、譜、文學與華胥國

——人文視域下的《二如亭群芳譜》*

黃　莘　瑜

一、前　言

《二如亭群芳譜》在當代學界受到矚目，首先是因其與古代農學或生物學的關聯。如 1930 年代即投身中國古農書研究的日本學者天野元之助，便讚譽此編「各附小序與首簡，是集唐、宋、明各代盛行的譜錄之大成的著作」，並與「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一樣值得大書特書」。[1] 而天野的中國學界友人王

* 本文撰寫期間，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431-010），並蒙審查學者多處惠賜寶貴意見，及編委會體諒協助，特此鳴謝。

1 （日）天野元之助著，彭世信、林廣信譯：《中國古農書考》（北京：農業出版社，1992 年），頁 223；併參〈序〉頁 1-15。有關《二如亭群芳譜》的版本研究，就筆者所見，較早為日本學者天野元之助於 1975 年初版之《中國古農書考》的說明。就其著錄，可見「沙村草堂藏版」、「汲古閣藏版重鐫」、「書業古溝〔講〕堂版重刊本」、「《漁洋三十六種》刊本」諸本序跋排列、序文篇數之差異。1990 年代中國大陸彙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據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重新影印《群芳譜》，書前范楚玉所撰〈提要〉亦略及版本，除天野氏所述四種外，復錄「虎丘崇禮書院」、「文富堂」等刻本，雖未陳其詳，已可管窺此書版刻之頻繁。近年則有王佐槐、高萬慶對《群芳譜》手抄本的推介，與林厚成據各藏書目錄蒐集所得「海內外重要圖書館藏《群芳譜》版本」29 種。前述尚未包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刊本」、「清初書業古講堂重鐫本」，以及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等多處藏本。而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聯合目錄」，收錄海內外館藏版本 30 餘種，琳瑯可觀卻非齊備，例如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收市島春城舊藏和裝本即未見收錄——此本出版狀況不明，但由所收敘文次序，疑與天野氏收藏之「沙村草堂藏版」相近。另參盧嘉錫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可知 18 世紀前期至 19 世紀中葉，日本曾 4 度引進《群芳譜》；潘吉星於《中外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毓瑚，也給予《群芳譜》（《二如亭群芳譜》簡稱）相當高的評價，認為此書包括不少現代農學可資參考的材料，雖是「明季文人尊生遺〔遣〕性之作」，但無礙其作為「農書」的價值。[2] 1980 年代尹欽恆作《群芳譜詮釋》，亦從匯集古代農學知識，及「重視各種作物性狀和形態特徵」的角度加以肯定。[3] 而生物學者李亮恭則稱其混合醫學與農學論述，乃「從來所未有的創舉」；[4] 然而對書中「非科學」或「非實用之學」的趨向，卻頗有微詞：

> （《群芳譜》）對於植物形態之描述以及種植之方法，則甚簡略。……書中除敘述種植及醫藥功效外，更收集許多相關典故與詩詞歌賦文藝作品，志在加強欣賞吟詠。此則由實用之學轉變為消閒之趨向，就科學立場看，應視為一種退步。[5]

學之交流》亦指出，自 19 世紀以降，《群芳譜》部分內容即陸續以英文、義文、德文、法文之翻譯形式流傳於歐洲。以上資料參考（日）天野元之助著，彭世信、林廣信譯：《中國古農書考》，頁 222-224；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據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印），收錄於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第 3 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1995 年），頁 1-2；王佐槐、高萬慶：〈古農書《群芳譜》抄本略考〉，《甘肅農業大學學報》37 卷 3 期（2002 年 9 月），頁 385-389；林厚成：《為花作史：《群芳譜》與明清植物譜錄的發展》（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林麗月先生指導，2010 年），附錄 1，頁 135-144；盧嘉錫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801-802；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494-495。又，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聯合目錄」，查詢日期：2016 年 12 月 22 日，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2；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市島春城舊藏和裝本（書影），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查詢日期：2016 年 12 月 22 日，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ni01/ni01_00120/。

2 參王毓瑚：《中國農學書錄》（臺北：明文書局，1988 年），頁 179-180。

3 參尹欽恒：《群芳譜詮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 年），頁 1-7。

4 「從選取的各種植物品類看，除藥譜一類之外，都是食用、纖維、木材及觀賞用的種類，可以稱之為農業植物學。不過這些種類也大都兼有治療疾病的功用，作者對於各物的療病之法特別詳論，仍有本草的一貫精神。所以此書可以視之為醫藥與農業混合論述之書，是從來所未有的創舉。」李亮恭：《中國生物學發展史》（臺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83 年），頁 82。

5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退步」云云，當指「典故」與「麗藻散語」兩項施設。自農學或生物學文獻的角度觀察，此般內容固屬歧出；但若就人文視域來思量，那麼《群芳譜》於《四庫全書》所屬分類，以及幾遍各譜之文藝纂輯，都顯現可探討之意蘊，應不止科學、消閒而已。

文學何「用」？可能以何種樣態參與學術更新或論述轉移的過程？有關物質的書寫，又如何納入天人相贊的實踐活動？底下第一節將循傳統學術分類的脈絡，初步分析《群芳譜》尚待掘發的性質；第二節則進而探討文藝纂輯在《群芳譜》整體結構中的作用。又，譜錄之編撰與田園的取向、經營密切相關，於此既見自然與文明之交際，亦牽涉時勢推移、群己關係中的抉擇與記憶，第三、四節即藉「園」、「譜」之相互映照，試圖揭示「華胥國」興寄之秩序重建與個體安頓的意義。

二、《二如亭群芳譜》與「譜錄」：學術的創造、更新

古典目錄之「部次條別」，原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6] 然目錄之結構，未必能隨學術發展而更新，故輒產生勉強歸類的窘況。康熙 17 年（1678）正式纂修《明史》中，《二如亭群芳譜》著錄於「子部‧農家類」；[7] 近百年後，乾隆 38 年（1773）始編《四庫全書》，則將其改置「子部‧譜錄類」（非「著錄」而為「存目」）。由「譜錄類」序文，可見新裁體例之軌跡，及亟求變通的訊息：

> 劉向《七略》，門目孔多，後併為四部，大綱定矣。中間子目遞有增減，亦不甚相遠。然古人學問，各守專門，其著述具有源流，易於配隸；六朝以後，作者漸出，新裁體例多由創造，古來書目遂不能該。附贅懸疣，往往牽強，《隋志》譜系，本陳族姓，而末載竹譜、錢圖；《唐志》農

6 見《校讎通義‧自序》。清‧章學誠（字實齋，1738-1801）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

7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 年），卷 98，志第 74，頁 24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家，本言種植，而雜列錢譜、相鶴經、相馬經、鷙擊錄、相貝經；《文獻通考》亦以香譜入農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無類可歸，又復而不變，故支離顛揣舛，遂至於斯。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錄」一門，於是別類殊名，咸歸統攝，此亦變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諸雜書之無可繫屬者。門目既繁，檢尋亦病於瑣碎。故諸物以類相從，不更以時代次論。[8]

所謂「新裁體例多由創造，古來書目遂不能該」，正反映「即類求書，因書究學」[9]的觀念，縱使利於穩定結構的考察，卻也可能導致紛繁創新的現象，受到固有格局的限制。「譜錄」類目之立，既可溯自南宋尤袤（字延之，號遂初居士，1127-1194）之《遂初堂書目》，且《禾譜》、《洛陽花譜》、《竹譜》等皆已列置。此書採四部分類，雖無題解，但由分類之次序，可見「子部」之「譜錄類」乃介於「雜藝類」（相當於《四庫全書》之「藝術類」）與「類書類」之間，並與「農家類」分隔甚遠。[10]

有關歷來農書著錄如何「輾轉旁牽」、「觸類蔓延」，四庫館臣言之甚詳；且「譜錄」與「農家」雖有相近處，但前者究竟不似後者專注於「耕織」或所謂「本業」。[11]至若與「本陳族姓」之「譜系類」作出區隔，除了並非以「人」為繫聯對象，當也基於「以類相從」而不用「時代」排序的標準——此一標準等於為「譜系」、「譜錄」何以分屬「史部」、「子部」提出解說，雖則前者已不存在《四庫總目》中。[12]

---

8 清・紀昀編纂：〈子部・譜錄類〉，《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卷 115，頁 2285。

9 見清・章學誠著：《校讎通義・互著第三》，頁 15。

10 參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收錄於《書目續編》（臺北：廣文書局，1987 年），頁 59-63、50-51。

11 同註 8 書，〈子部・農家類〉，卷 102，頁 1989。

12 「譜系」常與「譜狀」、「譜牒」等名通用。〈史部・總敘〉：「舊有『譜牒』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絕，玉牒既不頒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從虛目，故從刪焉」。同註 8 書，卷 45，頁 9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二如亭群芳譜》一類的草木類譜錄，[13] 確實與「農家」、「譜系」皆有牽涉，但又非兩者所能歸納。縱使將之混合、變型，也不足籠絡諸如「麗藻散語」等面相。為方便檢視，略將大體架構及相關內容表示如下：

部	譜	麗藻散語（收錄）	麗藻散語（未收）
元部	天譜	天、日、月、星、雲漢、風、雲、霞、氣、虹霓、雷、電、雨、露、霧、霜、雪	雹
	歲譜	歲、春、正月、二月、三月、夏、四月、五月、六月、土王、秋、七月、八月、九月、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閏	
亨部	穀譜	麥、稷、黍、穀、稻、脂麻、薏苡、黑豆、蕎麥	大麥、蜀黍、黃豆、白豆、綠豆、赤小豆、豌豆
	蔬譜	薑、椒、葱、韭、蒜、薤、芥、芹、蘿蔔、蔓青、菠菜、白菜、同蒿、山藥、甘藷、生菜、莧菜、馬齒莧、蔓薹菜、黃瓜、葫蘆、瓠子、茄子、甘露子、藜、薺、苦菜、蕨、薇、藿	茴香、蔊菜、茶菜、蘿菜、稍瓜、菜瓜、絲瓜、冬瓜、南瓜、蠶豆、豇豆、藕豆、刀豆、灰藿

13 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譜錄類・草木鳥獸蟲魚之屬記載，宋代即有草木類譜錄相關著作，如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王觀《揚州芍藥譜》、范成大《范村梅譜》、趙時庚《金漳蘭譜》、陳思《海棠譜》等，均專對特定花種加以纂輯；其中又以菊譜最多，有劉蒙《劉氏菊譜》、史正志《史氏菊譜》、范成大《范村菊譜》、史鑄《百菊集譜》。再者，宋代草木類譜錄不限觀賞植物，亦包括具經濟價值或可食用的植物，蔡襄《荔枝譜》、韓彥直《橘錄》、釋贊寧《筍譜》、陳仁玉《菌譜》皆是。至於非專對特定物種纂輯的草木類類譜，就現存所見，則悉為明清之作，且不早於晚明；在《群芳譜》之前，尚有萬曆年間王世懋《學圃雜疏》、周文華《汝南圃史》、王路《花史左編》等。參同註 8 書，〈子部・農家類〉，卷 115-116，頁 2305-2338。另須說明的是，自宋代開始，部分譜錄即採納詩文典故，甚至全書均為相關文獻的編纂，如陳思〈海棠譜序〉所述。參宋・陳思（1225-1265）：《海棠譜》，《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845 冊，頁 1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果譜	梅、林檎、柰、梨、棠梨、棣棠、櫻桃、枇杷、木瓜、葡萄、桃、杏、李、柿、山、樝、楊梅、橄欖、棗、荔枝、龍眼、石榴、橘、柑、香橙、栗、榧、銀杏、核桃、西瓜、甜瓜、甘蔗、百合、芋、荷、芡實、菱、慈姑	蘋果、無花果、榛、馬檳榔、荸薺
利部	茶譜	茶	
	棉譜	棉花	
	桑麻葛譜	桑、苧麻、大麻、葛	蘵麻
	藥譜	桂、艾、术、五加、黃精、茯苓、枸杞、何首烏、香附子、使君子、黃連、薄荷	甘草、黃耆人參、地黃、檀香、當歸、川芎、地榆、牛膝、麥門冬、天門冬、百部、桔梗、杜仲、仙茅、肉蓯蓉、列當、淫羊藿、覆盆子、栝樓、益母草、防風、郁李、豨簽、黃蘗、黃芩、金銀藤、紫草、三七、紫菀、決明、半夏、牽牛、景天、穀精、蓖麻、王瓜、麻黃、香薷、紫蘇、澤蘭、大風子
	木譜	梓、松、楠、樗、楸、樟、柟、青桐、椵（杉）、冬青、楓、楮、榆、槐、柳、楊、女貞、棕櫚、藤	檀、皂角、烏桕、楂、漆
	竹譜	竹	
貞部	花譜	海棠、紫薇、玉蕊、玉蘭花、木蘭、辛夷、山茶、梔子、合驩、木芙蓉、木槿、扶桑、蠟梅、繡毬、夾竹桃、牡丹、瑞香、迎春、凌霄花、素馨、茉莉、玫瑰、酴醾、薔薇、金雀花、葵、萱、蘭、蕙、菊、芍藥、水仙、玉簪、鳳仙、罌粟、金錢、剪春羅、雞冠、山丹、石竹、滴滴金	紫荊、木香、刺蘼、月季花、麗春、剪秋羅、金盞、沃丹、四季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卉譜	芝、菖蒲、紅花、茜草、擘藍、苜蓿、蒺藜、芸香、芭蕉、襄荷、書帶、虞美人、老少年、鴛鴦草、蘆、蓼、菰、蓴、荇、萍、蘋、卷耳、車前、茵陳、兔絲、苔	耆、吉祥、商陸、藍、天竹、虎刺、翠雲、藻、淡竹葉、虎耳、蒲公英、燈心、鳳尾草、酸漿、三葉酸
	鶴魚譜	鶴、金魚	

從上表可以看出：（1）纂組於「元部」、「亨部」、「利部」諸譜，大抵有關「耕織」，多數不離衣食日用；（2）但「貞部」之「花譜」、「卉譜」、「鶴魚譜」，則顯然接近宋代陸續出現，至明代中期後臻至高峰，將物象分門別類加以研究、鑑識、品賞，和個人情性或生活風格密切相關的知識趣味。而（3）「元—亨—利—貞」的架構，和以「天譜」首出的立意，也使《群芳譜》各譜之「親緣」，繫於義理而非歷史的根源。至於（4）「麗藻散語」的普遍分布，更說明文學文本洵為整體結構之一環，並非無關要旨的堆砌。

前述（1）、（2）、（3）點，也可以在《群芳譜》正文之首〈天譜小序〉中找到相應的說明。諸譜之排序，不僅是「以類相從」，也非如《本草綱目》是基於「技術」思考而有的「實用分類」，[14] 同時也呈現天地歲時化育萬物，人復與他類生物層層交涉所發展的文明次第：

> 予譜《群芳譜》，穀溥粒實也。譜蔬、譜果、譜茶，佐穀也；譜木棉、譜桑麻葛，廣衣被也；譜藥、譜木、譜竹，利用也；譜花、譜卉，傍及鶴魚，資茂對，兾天機也。而又冠以天者何？禮云：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天也者，群物之祖，萬化之樞也。亭之毒之，曰唯天；消之息之，曰唯天。語物而不求端於

14 參山田慶兒有關《本草綱目》的研究。（日）山田慶兒：〈本草における分類の思想〉，收入氏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學の世界》（京都：思文閣，1995 年），頁 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是自絕其本，自杜其樞機也。[15]

自「穀」與「佐穀」的辨別開始，已可見「物」的分類認識，實與「人」之生存需求與生活型態相互映射。此一文明次第，呈現人與物的交集，由滿足基本溫飽，漸及攸關生活品質之醫療、日用，以至將生存和生活昇華或返歸為「物」、「人」同源的存在——「豈天機」。

以《群芳譜》為例，可見「譜錄類」之成立，不僅為「收諸雜書之無可繫屬者」，還積極促成目錄結構、學術分類的省思及調整。雖此類書籍「門目既

15 明‧王象晉：《群芳譜》（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第 80 冊，頁 52。除此版本（後文以 G 代稱），拙文並對勘 A 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刻本；B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舊題明崇禎元年刊本，收錄於《王漁洋遺書》（編號 1811）；C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舊題明崇禎元年刊本，收錄於《王漁洋遺書》（編號 1812）；D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初書業古講堂刊本；E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明崇禎年間刻本（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系統）；F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市島春城舊蔵和裝本。另參考 H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據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印），收錄於《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冊 471-472；I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據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印），收錄於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第 3 冊。今將各版本序跋等狀況略記如後：A 與天野氏著錄日本內閣收藏「汲古閣藏本重鐫本」幾同，依次載有王象晉〈敘〉、毛鳳苞〈敘〉、申用懋〈敘〉、張溥〈引〉、方岳貢〈引〉、朱國盛〈敘〉；較為特別的是，置王象晉〈跋語〉於「義例」之前。B、C 據周駿富審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板刻、行款相同，當屬同一版本；但 C 卷前有牌記「二如亭群芳譜　本衙藏板，翻印必究」，B 則無，依次載有陳繼儒〈敘〉、朱國盛〈敘〉、毛鳳苞〈敘〉、張溥〈引〉、王象晉〈敘〉，王象晉〈跋語〉置諸卷末。D 依次載有王象晉〈敘〉、毛鳳苞〈敘〉；較為特別的是，各敘列於「總目」之後。E 依次載有申用懋〈敘〉、陳繼儒〈敘〉、夏樹芳〈敘〉、朱國盛〈敘〉、方岳貢〈引〉、徐日曦〈引〉、毛鳳苞〈敘〉、王象晉〈敘〉；其中夏〈敘〉、徐〈引〉各版本少見，王象晉〈跋語〉置諸卷末。F 依次載有王象晉〈敘〉、毛鳳苞〈敘〉、方岳貢〈引〉、陳繼儒〈敘〉，王象晉〈跋語〉置諸卷末。G 所錄敘文與 F 一致，僅順序不同，依次載有毛鳳苞〈敘〉、陳繼儒〈敘〉、方岳貢〈引〉、王象晉〈敘〉，王象晉〈跋語〉置諸卷末。H、I 均標示據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印，僅收王象晉〈敘〉、毛鳳苞〈敘〉，〈跋語〉置諸卷末。但 H 相較於 I，敘文後無「義例」、「總目」，乃直接銜接「天部目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繁，檢尋亦病於瑣碎」，但同時為正在發展的知識類型，保留了雖非主流所重，或者傳統「專門」之學未足界定、處於學術曖昧之際，卻容俟後人再探的認識空間。底下將再就第（4）點，進而探討文學文本在《群芳譜》整體結構中的作用。

三、「譜錄」與文學：《群芳譜》之「典故」、「麗藻散語」的作用

《群芳譜》就《四庫總目》所載，隸附「子部・譜錄類」的「草木蟲魚之屬」。古籍「植物」多言「草木」，「動物」常稱「蟲、魚、鳥、獸」。[16] 在四庫館臣眼中，此類書籍的價值，當在廣羅、審訂所謂「博物」之學。由《群芳譜》與《廣群芳譜》二書提要的對照，即可見出此一立場。

〈提要〉謂《群芳譜》：「略於種植，而詳於療治之法與典故藝文，割裂餖飣，頗無足取」，因此「聖祖仁皇帝詔儒臣刪其蹖駁，正其舛謬，復為拾遺補闕，成《廣群芳譜》一書，昭示後世」。[17] 此指清康熙 47 年（1708）命內閣館臣汪灝等，編纂《廣群芳譜》之事。官修《廣群芳譜》既奠基於私人所為之《群芳譜》，且「新輯者十之八九，象晉舊文僅存十之一二」。除因學術本身的需要，而改動「門目」、「體例」，刊除局部未確之文等；[18] 恐怕更為誇耀國威，故有成就「博物鴻編」之企圖：

> 象晉生於明季，不及見太平王會之盛，今則流沙蟠木，畫入版圖，航海梯山，咸通職貢，凡殊方絕域之產，古所未聞者，俱一一詳載，以昭聖朝之隆軌。又象晉以田居閒適，偶爾著書，不能窺天祿、石渠之秘，考證頗疏，其所載者又多稗販於《花鏡》、《圃史》諸書，或迷其出處，

16 李亮恭：〈導言〉，《中國生物學發展史》，頁 1。
17 同註 8 書，〈《群芳譜》提要〉，卷 116，頁 2335。
18 同註 8 書，卷 115，頁 23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或舛其姓名，譌漏不可殫數。今則紬東觀之藏，開西崑之府，竝溯委窮源，詳為補正，以成博物之鴻編。[19]

引文敘述堂皇，極力將「物」之隆盛，歸諸「職貢」及「殊方絕域之產」；換言之，疆域版圖之廣袤與政治勢力的擴張。且「御製」之「博物鴻編」飽受揄揚同時，也夾雜明、清易代，當權對前朝士人的睥睨和輕蔑。如將「紬東觀之藏，開西崑之府」之優游金匱石室，與「不及見太平王會之盛」、「不能窺天祿、石渠之秘」作對比，便不免顯露恃勢凌轢之態。因此，「覆視是編〔《群芳譜》〕，真已陳之土苴」[20]的評價，以及著錄《廣群芳譜》而僅列《群芳譜》於「存目」之處理，自有其特定立場，未必為不易之論。

事實上，康熙帝為《廣群芳譜》作序，言詞並不似館臣苛刻：「比見近人所纂《群芳譜》，搜輯眾長，義類可取」；[21]更應留意的是，館臣雖不滿《群芳譜》之「略於種植，而詳於療治之法與典故藝文」，康熙敕修卻未側重「種植」，反倒意圖讓《廣群芳譜》所收文獻，囊括「經」、「史」、「子」、「集」諸範疇，甚至還應「廷臣之請」，將自撰文學作品也載錄其中。[22]可見所謂「博物鴻編」，內容也未純粹集中在實用技術或自然科學。縱使「凡例」首條，刻意將晚明《群芳譜》定位為「大抵託興眾芳，寄情花木，可為風雅之助」的「閒書」，以對照清初《廣群芳譜》之「重農貴穀」；[23]然而既如上述，後者仍大量採用文學文獻，且沿襲前者「麗藻散語」之項，僅將其更名為「集藻」而已。[24]

因此，即使從「博物」立場衡量「草木蟲魚之屬」，就古典知識之編纂現象來說，究與「麗藻散語」不相衝突。而文章歌詠與「草木蟲魚」或「草木鳥

19 同前註。

20 同註 8 書，卷 116，頁 2335。

21 清‧愛新覺羅‧玄燁：〈御製佩文齋廣群芳譜序〉，收錄於清‧汪灝等：《廣群芳譜》（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 47 年內府刊本），頁 2。

22 同前註，頁 3。

23 同前註，〈凡例〉，頁 1。

24 〈《廣群芳譜》提要〉：「詩文題詠，統標曰『集藻』」。參同註 8 書，卷 115，頁 23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獸」間的關聯，亦可遠溯先秦之詩歌創作與詩學論述。且先就後者來說，《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熹注云：「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25] 循朱注及其思想系統解讀，「多識」自屬「聞見」，為「詩」之餘事。[26] 然此「緒餘」從相對角度來說，恰好是「類書」編纂的主軸；尤其在徵集「翰藻」的需求上，類書編纂與作詩產生了交集。聞一多在〈類書與詩〉一文提到：

> 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沈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王特別多，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分相稱，自然覺得沈思翰藻的主義最適合他們的條件了。文學由太宗來提倡，更不能不出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了。……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面來說。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徵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徵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27]

聞氏所觀察者，雖為六朝至唐太宗階段的文學現象，而《廣群芳譜》之彙編，的確也和康熙帝的個人愛好有關。康熙欲囊括「經」、「史」、「子」、「集」，實與類書之作法相侔。[28] 換言之，「集藻」正是「博物」展示的一扇櫥窗。

---

25 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年），頁 249。

26 參朱熹師生對張載《正蒙‧大心篇》的討論：「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南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卷 99，頁 2537。

27 聞一多：《唐詩雜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2、3、5-6。

28 「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此體一興，而操觚者易於檢尋，註書者利於剽竊，轉輾稗販，實學頗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同註 8 書，卷 135，頁 26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集藻」一項所淵源之「麗藻散語」，在性質上是否也接近「翰藻」的徵集？

若採取《四庫總目》的立場，「麗藻散語」和「集藻」的性質無非一貫——《群芳譜》既列於「子部‧譜錄類」，但其「藍圖」還在宋代陳景沂所撰「子部‧類書類」之《全芳備祖》，而《全芳備祖》則又仿傚《藝文類聚》之體。[29] 換言之，「麗藻散語」和「集藻」可謂直承唐、宋「類書」編纂的傳統。另外，清康熙年間編纂的巨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其中「博物彙編」之「禽蟲典」、「草木典」，同樣列有「藝文」（全篇）和「選句」（摘錄）。從文獻徵集的考察角度，「麗藻散語」無疑沿襲了徵集「翰藻」的傳統。《群芳譜》之「麗藻散語」既同於《全芳備祖》之「賦詠組」，皆以「文類」為子目；下表則顯示前者所收文類範圍，較後者之 10 項子目更趨多元：

文類	文類出類
說	天譜一 天；歲譜二 土王；果譜一 梅；果譜三 橘；果譜四 荷；木譜一 松；花譜四 罌粟
解	天譜三 風、雷
喻	天譜二 日
表	天譜二 星；天譜三 雲、露、雪；歲譜二 五月；歲譜四 十一月；果譜三 柑
詔	歲譜一 春；蔬譜一 蔓青
序	天譜三 虹霓；歲譜一 春、三月；歲譜二 六月；歲譜三 七月、八月；蔬譜二 甘藷；果譜一 梅、棣棠；藥譜一 术；花譜一 扶桑；花譜二 牡丹、瑞香；花譜三 菊；花譜四 水仙；卉譜一 菖蒲；卉譜二 芸香；
啟	歲譜一 正月、三月；歲譜二 四月、五月、六月；歲譜三 七月、八月、九月；歲譜四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果譜一 梨、櫻桃；果譜三 柑
書	歲譜三 秋、九月

29 同註 8 書，卷 135，頁 26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記	天譜三 風、雨；果譜一 梅；果譜二 桃；木譜一 松；木譜一 柟；花譜二 牡丹、瑞香、素馨；花譜三 蘭、菊；鶴魚譜 鶴
傳	穀譜 麥；蔬譜一 韭、芥、蘿蔔；果譜一 梅；果譜三 柑；果譜四 荷；茶譜 茶；藥譜二 何首烏；木譜一 松；木譜二 楮；花譜二 牡丹；花譜三 蘭；卉譜一 菖蒲
錄	果譜三 柑
言	果譜三 柑
論	果譜三 荔枝；木譜一 松
頌	天譜二 星；蔬譜二 茄子；果譜三 橘；木譜二 女貞；木譜二 棕櫚；花譜三 萱；花譜三 菊
贊	天譜三 雪；桑譜 桑；藥譜二 茯苓、何首烏；藥譜三 黃連；鶴魚譜 鶴
文	天譜三 雨；歲譜三 九月；果譜一 梅；藥譜一 桂；卉譜一 菖蒲；卉譜二 芭蕉
對	天譜二 日
騷	歲譜二 夏
賦	天譜一 天；天譜二 日、月、星、雲漢；天譜三 風、雲、虹霓、雷、雨、露、霜、雪；歲譜一 春、三月；歲譜二 夏、六月；歲譜三 秋、七月；歲譜四 冬、十一月、十二月；蔬譜二 山藥；果譜一 櫻桃；果譜二 桃；果譜三 荔枝、橘；果譜四 甜瓜、荷；茶譜 茶；藥譜二 枸杞；木譜一 松；木譜一 楠；木譜二 柳；竹譜 竹；花譜一 木蘭；花譜一 木槿；花譜二 牡丹；花譜三 蘭；花譜三 菊；卉譜二 書帶；卉譜二 萍；卉譜二 苔；鶴魚譜 鶴
歌、謠或歌行	天譜二 日、月、雲漢；天譜三 風、雲、雨、雪；歲譜一 春、三月；歲譜二 夏、四月、六月、土王；歲譜三 秋、七月、八月；歲譜四 冬、十月、十一月、閏；穀譜 麥；果譜一 梅、葡萄；果譜二 桃；果譜三 荔枝、石榴；果譜四 荷、菱；茶譜 茶；木譜一 松、柏；花譜一 辛夷；花譜二 牡丹；花譜三 葵；卉譜一 芝；鶴魚譜 鶴
操	天譜三 霜；花譜三 蘭
拍	天譜三 風
詩四言	歲譜一 三月；歲譜三 七月、九月；歲譜四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穀譜 黍、穀、黑豆；蔬譜一 芹、蔬譜二 薺；果譜一 柰；茶譜 茶、木譜一 青桐、木譜二 柳、花譜三 菊、卉譜一 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詩五言	天譜一 天；天譜二 日、月、星、雲漢；天譜三 風、雲、霞、氣、虹霓、雷、電、雨、露、霧、霜、雪；歲譜一 歲、春、正月、二月、三月；歲譜二 夏、四月、五月、六月；歲譜三 秋、七月、八月、九月；歲譜四 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閏；穀譜 麥、黍、穀、稻、脂麻、薏苡、黑豆；蔬譜一 薑、椒、韭、蒜、薤、芥、芹、蘿蔔、蔓青；蔬譜二 菠菜、白菜、生菜、莧菜、葫蘆、瓠子、茄子、甘露子、藜、薺、苦菜、蕨、薇；果譜一 梅、林檎、柰、梨、棣棠、櫻桃、枇杷、葡萄；果譜二 桃、杏、李、柿、山楂、橄欖、棗；果譜三 荔枝、龍眼、石榴、橘、柑、香橙、栗、榧、銀杏；果譜四 西瓜、甜瓜、甘蔗、百合、芋、荷、芡實、菱、慈姑；茶譜 茶；桑譜 桑、苧麻、大麻、葛；藥譜一 桂、艾、黃精；藥譜二 枸杞；木譜一 松、槲、樗、柟、青桐、椶（杉）、冬青；木譜二楓、榆、槐、柳、楊、棕櫚、藤；竹譜 竹；花譜一 海棠、紫薇、玉蕊、玉蘭花、木蘭、辛夷、山茶、梔子、合驩、木芙蓉、木槿、扶桑、蠟梅、繡毬、夾竹桃、花譜二牡丹、瑞香、凌霄花、素馨、茉莉、玫瑰、酴釄、薔薇、月季花；花譜三 葵、萱、蘭、蕙、菊；花譜四 芍藥、水仙、玉簪、鳳仙、金錢、雞冠、石竹；卉譜一 芝、菖蒲、紅花、擘藍、苜蓿；卉譜二 芸香、芭蕉、虞美人、老少年、鴛鴦草、蘆、蓼、菰、蓴、萍、蘋、卷耳、兎絲、苔；鶴魚譜 鶴、金魚
詩七言	天譜一 天；天譜二 日、月、星、雲漢；天譜三 風、雲、霞、氣、雷、雨、露、霧、霜、雪；歲譜一 春、正月、二月、三月；歲譜二 夏、四月、五月、六月；歲譜三 秋、七月、八月、九月；歲譜四 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閏；穀譜 麥、黍、穀、稻、脂麻、薏苡、黑豆；蔬譜一 葱、韭、薤、芥、芹、蘿蔔、蔓青；蔬譜二 菠菜、白菜、山藥、黃瓜、茄子、藜、薺、苦菜；果譜一 梅、林檎、梨、棠梨、棣棠、櫻桃、枇杷、葡萄；果譜二 桃、杏、李、柿、楊梅、橄欖、棗；果譜三 荔枝、龍眼、石榴、橘、柑、香橙、栗、銀杏、核桃；果譜四 西瓜、甜瓜、甘蔗、百合、芋、荷、芡實、菱；茶譜 茶；棉譜 棉花；桑譜 桑、苧麻、大麻、葛；藥譜一 桂、黃精；藥譜二 枸杞、香附子、使君子、薄荷；木譜一 松、槲、樗、楸、樟、柟、青桐、椶（杉）、冬青；木譜二 楓、榆、柳、楊、棕櫚、藤；竹譜 竹；花譜一 海棠、紫薇、玉蕊、玉蘭花、木蘭、辛夷、山茶、梔子、合驩、木芙蓉、木槿、扶桑、蠟梅、繡毬；花譜二 牡丹、瑞香、凌霄花、素馨、茉莉、玫瑰、酴釄、薔薇、月季花、金雀花；花譜三 葵、萱、蘭、蕙、菊；花譜四 芍藥、水仙、玉簪、鳳仙、罌粟、金錢、剪春羅、石竹、滴滴金；卉譜一 芝、菖蒲、苜蓿；卉譜二 芸香、芭蕉、書帶、虞美人、老少年、蘆、蓼、菰、蓴、荇、萍、蘋、茵陳、苔；鶴魚譜 鶴、金魚
詞或長短句	天譜二 月、星；天譜三 雨、霜、雪；歲譜一 春、正月、三月；歲譜二 夏、四月、五月、六月；歲譜三 秋、七月、八月、九月；歲譜四 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閏；穀譜 稻；果譜一 梅、林檎、梨、櫻桃；果譜二 桃、杏、李、柿；果譜三 荔枝、石榴；果譜四 荷、芡實、菱；茶譜 茶；藥譜一 桂；木譜一 梓；木譜二 楊；花譜一 海棠、紫薇、梔子、木芙蓉；花譜二 牡丹、瑞香、迎春、素馨、茉莉、酴釄、薔薇；花譜三 萱、菊；花譜四 芍藥、水仙；卉譜二 芭蕉、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年學界對「文類」的認識，已不再侷限於文學文獻的分類，或類別本身的交流或辨析，更將視野延伸至與「記憶」的關係。「文學體裁作為記憶的『場所』」，不僅代表書寫者及讀者必須習得這些知識，以參與、延續某些共通的記憶；體裁也意味著傳遞訊息的不同方式，及與特定文化脈絡的對應，同時還關係著個人經驗的建構和闡釋。[30]

換言之，徵集「翰藻」的面向，不僅關乎「文獻」與「博物」，或許更應重視文學如何作為記憶媒介的問題。「麗藻散語」以「文類」為子目，和「典故」相互連結，實則為「群芳」提供各式儲存文化記憶的空間。並且從《群芳譜》之〈義例〉得以明瞭，文化記憶並非僅被視為靜態的歷史資產，而是對進行中的生活「日用」滋育源泉活水的意義：

> 一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故往蹟之臚傳、詞鋒之繡錯，凡可以鼓天機、啓性靈者，孰非日用裨益之資？於是乎譜典故，譜麗藻。[31]

值得注意的是，引文開頭作者王象晉（字藎臣、子進、康侯，號康宇，1561-1653）藉由《戰國策・趙策》、《易・大畜》的兩段話，同時賦予「日用」有

30 參（德）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安斯加爾・紐寧（Ansgar Nünning）著，冉媛譯，余傳玲校：〈文化研究的記憶綱領：概述〉，收錄於馮亞琳、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09-211、216-219。又，有關麗藻散語與典故文化記憶的關係，可參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 年）、〈「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頁 67-96；葛兆光：〈論典故——中國古典詩歌中一種特殊意象的分析〉，《文學遺產》1989 年第 5 期，頁 19-30；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 年）；鄭毓瑜：〈文學典律與文化論述——中古文論中的兩種「原道」觀〉，《漢學研究》18 卷 2 期（2000 年 12 月），頁 285-318、《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年）；蕭馳：〈從實地山水到話語山水——謝靈運山水美感之考掘〉，《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7 期（2010 年 9 月），頁 1-50、《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 第一卷：玄智與詩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年）。

31 同註 15，頁 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事相經驗與道德心性的雙重面向；且這雙重面向，又綰結於「典故」、「麗藻」作為憶想「前事」或「前言往行」之媒介。然而並非所有「臚傳」、「繡錯」之「文」，都可作為「日用裨益之資」，前提還在「可以鼓天機、啓性靈」——此與王象晉〈自序〉中「譜花、譜卉，傍及鶴魚，資茂對，啓天機」的觀點，正好彼此支援、互相呼應。

進一步說，「典故」和「麗藻散語」有如「花譜」、「卉譜」、「鶴魚譜」在諸譜中的序位，既呈現「天」、「人」相涉因而發展的文明次第，並且攸關「日用」，雖則它們都非基於「技術」思考而有的「實用分類」。

四、「園」與「譜」：實踐「生趣」的雙重場域

王象晉所稱「日用」包含事相經驗與道德心性雙重面向，且這雙重面向，不僅以「典故」和「麗藻散語」，作為綰合文化記憶的媒介，甚至整部《群芳譜》，都充滿文學的比興寄託之意。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麋公，1558-1639）撰〈《群芳譜》序〉云：「（王象晉）雖托名農圃，……非為農圃設也」，[32] 此一作者乃有所寄寓的判斷，除毛鳳苞（字子久，後改名為晉，1599-1659）[33] 外，大致為申用懋（字敬中，号元渚，1560-1638）、[34] 張溥（字乾度、天如，號西銘，1602-1641）、[35] 方岳貢（字四長，？-1644）、[36] 朱國

32 同註 15，頁 31。陳繼儒序文未見收於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 2 年〔1629 年〕刻本〔14 冊〕），但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錄》對其館收藏崇禎年間刻本（24 冊）的記載，可知陳氏不僅為《群芳譜》作序，並曾參與校對。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28-129。

33 毛鳳苞：〈小序〉，同註 15，頁 1-4。

34 申用懋：〈群芳譜序〉，同註 15，頁 4-5。

35 張溥：〈群芳譜序〉，同註 15，頁 3。

36 方岳貢：〈群芳譜引〉，同註 15，頁 1-4；另參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 年），子部第 2 冊，頁 334-3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盛（字雲來、敬韜，生卒年不詳）[37] 等晚明幾位序文作者所共識。陳氏並以「群芳榮落」為喻，將全書導向探問天人之際的歷史感懷：

> 洪荒到今，其間正閏興亡理亂，不知歷幾千年矣；正如群芳之榮落，悉聽於二十四番花信之風。而究竟本深者末茂，人定者勝天，寧詘委之氣數而已乎！老臣以愛惜人材為主，老宗長以愛惜子弟為主，老農圃以愛惜花木為主。接引生機，此花之初學也；護持香豔，此花之盛年也；茹其英而收其實，此花之晚節末路也。剔腐稿（槁）、剔虻蠹、疏堙滯，此去夫花之敗群、圮族，而成就為家幹為國楨者也。若夫養失其性，用違其才，豈花之罪也哉！吾故于王公之是譜也，得收族之義焉，得國家樹人之術焉，富哉言乎！[38]

此處之歷史感懷，既繫諸個人，亦屬於家、國群體，甚至與宇宙洪荒連緜一氣。參照王象晉《群芳譜・花譜小序》：

> 大抵造化清淑精粹之氣，不鍾於人，即鍾於物。鍾於人則為麗質，鍾於物則為繁英。試觀朝花之敷榮、夕秀之競爽，或偕眾卉而並育，或以違時而見珍。雖豔質奇葩，未易綜攬；而榮枯開落，輒動欣戚。誰謂寄興賞心，無關性情也？[39]

可知陳氏抒論，應肇端乎此。「人」之「麗質」與「物」之「繁英」，同出一源，皆稟自造化所鍾；而朝花夕秀之「偕眾」或「違時」，亦成人事之隱喻。就此觀點，「花」不僅是作為對象之「物」，從本質的角度，也與「人」構成了相映與互涉。

若將〈花譜小序〉視為解讀《群芳譜》的重要線索，那麼編次於「花譜」後之「卉譜」，則解釋了「物」、「人」之相映、互涉，為何同時融攝事相經驗與道德心性的雙重面向。〈卉譜小序〉云：

---

37 朱國盛：〈群芳譜序〉，同註 15，頁 1-6。
38 同註 15，頁 31-32。
39 同註 15，頁 6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蓋聞窗草不除，謂與自家生意一般……試睹勾萌之競發，撫菁蔥之娛目，有不欣然快然，如登春臺、如遊華胥者乎？感柯條之憔悴，觸生機之蕨薾，有不戚然慨然，如疾痛乍攖、疴瘵在體者乎？此何以故？自家之生意也。既為自家生意，而忍任其催敗、不為滋培，豈情也哉？然則培之植之，使嗇茂條達，正以完自家之生意也。[40]

序文雖短，卻反覆致意「自家生意」的觀念。此當汲引自道學者普遍探討的典故：「明道先生（程顥，1032-1085）曰：周茂叔（周濂溪，1017-1073）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41] 換言之，「自家生意」與「造物生意」一體貫通，皆見天地生機周流無間；且生生周流的關鍵，或者「自家生意」之完成，正在「培之」、「植之」的工夫。

〈卉譜小序〉不但與〈鶴魚譜小序〉所論「（鶴、魚）一段活潑之趣，亦足以窺化機之一班」形成呼應，[42] 亦顯見王象晉於〈自序〉、〈跋語〉均自署「好生居士」的原由。〈自序〉首、尾聚焦於同一問題，亦即重新詮釋孔子「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43] 的論述。而《二如亭群芳譜》中「二如」之意，正源於此。換言之，「如農」、「如圃」可謂瞭解《群芳譜》撰述動機的樞紐。令人好奇的是：王象晉出身山東簪纓大族，累世藏書，[44] 為何對質樸之農、圃身份致意再三？又孔子回答樊遲之問，原在辨明為政先後；而「如農」、「如圃」之說，是否也涉及議論治道的語境？或者傳達了明代中葉以來，士人面對

---

40 同註 15，頁 798。

41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學生書局，1998 年），卷 14，「聖賢氣象」，頁 562-563。

42 同註 15，頁 840。

43 《論語 • 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同註 25，頁 197。

44 陳繼儒〈《群芳譜》序〉，同註 15，頁 30。另參清 • 王士禛：《分甘餘話》（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 3，「先人刻書著述」條，頁 55-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會經濟變化的某些訊息？

> 尼父有言：吾不如老農，不如老圃。世之耳食者，遂譁然曰：農與圃，小人事也。大人者，當劑調二氣，冶鑄萬有，烏用是齪齪者為？果爾則陳、豳風者不必聖，愛菊、愛蓮者不必賢，稅桑田、樹榛栗者不必稱塞淵，侈咏歌哉。……因取平日所涉歷咨詢者，類而著之於編，而又冠以天時歲令，以便從事。歷十餘寒暑，始克就緒，題之曰「二如亭群芳譜」，與同志者共焉。相與怡情，相與育物，相與阜財用而厚民生。即不敢謂調二氣、冶萬有，其於天地之大生、廣生，未必無小補云。因思尼父所言，蓋恐石隱者流，果於忘世，而非厭薄農圃，以為瑣事不足為也，請以質諸世之所謂大人者。[45]

在此所欲廓清「牽於所聞」的「耳食」，[46] 自是將農、圃視為「瑣事」的觀念；而將習稼事者稱為「小人」，先秦已然如此，[47] 何需提出異見？與王象晉同僚的長洲士人申用懋，則指出《群芳譜》之撰寫，和王氏仕宦江南時，「目擊吳儂之忽於本業、塞其本利」有關；換言之，其視《群芳譜》不啻為一部憂慮風俗轉移、動搖國本，故激盪產生的「經世」之作。[48]

王象晉〈自序〉則未明言仕宦江南的見聞，倒是以古典文學傳統中的懿範，印證了「如農」、「如圃」的立場。除了東晉陶潛之「愛菊」、北宋周敦頤之「愛蓮」，其它諸例咸引自《詩經》——「稅桑田、樹榛栗」之句，顯然典出《鄘風・定之方中》。[49] 而「陳、豳風者」，衡諸前後文脈，當指《陳風・衡

45 同註 15，頁 1-3。

46 參《史記・六國年表序》。漢・司馬遷著，（日）滝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天工書局，1989 年），頁 1056。

47 參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店，1990 年），「樊遲請學稼」條，頁 896-897。

48 同註 15，頁 1-2；並參註 36《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頁 333-334。

49 東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93 年），頁 20-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門》、[50]《豳風・七月》；[51]尤其對照《群芳譜》纂成後，王氏另行添入的《往哲芳踪》，愈見自然芳菲與人文德馨的隱喻關係：

> 譜既就，兩間菁英亦幾收而羅之楮墨中矣。間披往籍，得超然物外，不染世氛者三十餘人，逸韻高標，芳留千載，其視余譜群芳之指，暗相符合，遂欣然執管而勒之。[52]

《往哲芳踪》纂輯了先秦兩漢之榮啟期、仲長統，六朝之龐德公、王羲之、陶潛，唐宋之王維、白居易、曾鞏等人言行，這些士人的共通處，按〈小序〉所述，即在「超然物外，不染世氛」——大抵淡泊宦情，或者隱逸，或者躬耕，或者怡悅山水，或者曠達世機，並且大多能文善詠。再者，「往哲」不僅相對於今人而言，甚至也預設了未來的讀者，因此與王象晉同時代的王世懋（字敬美，號麟州，1536-1588）、屠隆（字長卿、緯真，號赤水、鴻苞居士，1543-1605）、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麋公，1558-1639）等，也在記述之列。

尤其《往哲芳踪》摘錄陳繼儒〈花史題詞〉，有關「長世」、「經世」、「避世」、「玩世」一段文字，特別值得留意：

>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重花外，每當二分前後，日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老於花中，可以長世；披荊畚礫、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可以避世，又可以玩世。[53]

王象晉〈自序〉解釋孔子「非厭薄農圃」，所以答樊遲者，是恐怕後來隱者「果於忘世」。易言之，其一方面駁斥農、圃無關「大人」之事，另一方面，再將農、圃與「隱者」的傳統加以連繫，並且強調「隱」不同於「忘世」。而〈花史題詞〉所謂「經世」之說，同樣可見「政治」與「日用」兩個語意層次之相

---

50 朱熹謂〈衡門〉：「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南宋・朱熹集註：《詩集傳》（臺北：中華書局，1991 年），頁 82。

51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東漢・鄭玄箋：《毛詩鄭箋》，頁 55。

52 見〈往哲芳踪小序〉，同註 15，頁 39。

53 見〈往哲芳踪・陳麋公條〉，同註 15，頁 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互指涉。唯〈自序〉以為「日用」同時包含事相經驗與道德心性的面向，〈題詞〉則敓重事相經驗中個人養生與賞玩生活的經營。

〈花史題詞〉本為《花史左編》所作，編者王路（字仲遵，生卒年不詳），與陳繼儒頗有交誼。[54] 陳氏另有〈花史跋〉，此中既透露了柯律治（Clunas, Craig）研究明末農書出版時，所稱「美學勝利」（the triumph of aesthetics）的訊息；[55] 而將「花開花落」隱喻人事之「興亡盛衰」，亦可見明代中葉以後，士人賞花活動臻至極盛，[56] 甚且影響人文解釋的型態：

>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官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57]

以「花」為喻的「史觀」，雖亦見諸王象晉〈自序〉，但非「千萬年」之眇覿玄想，而有其具體指涉——將以「仕—隱」為核心的人生閱歷，淡宕於知己敘舊與農圃風光相映交融的詩境：

> 予性喜種植。斗室傍，羅盆艸數事；瓦缽內，蓄文魚數頭。薄田百畮，足供饘粥。郭門外有園一區，題以涉趣，中為亭，顏以二如。襍藝蔬茹

54 〈花史題詞〉：「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胡紹棠選注：《陳眉公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 年），頁 44。

55 參（英）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80-91.

56 參邱仲麟：〈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與訪花活動〉，《淡江史學》第 18 期（2007 年 9 月），頁 75-108、〈宜目宜鼻——明清文人對於盆景與瓶花之賞玩〉，《九州學林》第 5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20-166。此外，邱仲麟更提到花卉業者、消費市場和生活形式間的關聯，見〈花園子與花樹店——明清江南的花卉種植與園藝市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第 3 分（2007 年 9 月），頁 526-527。

57 胡紹棠選注：《陳眉公小品》，頁 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數十色，樹松林棗杏數十株，植襍草野花數十器。種不必奇異，第取其生意鬱勃，可覘化機；美實陸離，可充口實。較晴雨時澆灌，可助天工；培根核，屏菑翳，可驗人事。暇則抽架上農經、花史，手錄一二則，以補咨詢之所未備。每花明柳媚，日麗風和，攜斗酒，摘畦蔬，偕一二老友，話十餘年前陳事。醉則偃仰於花茵莎榻、淺紅濃綠間，聽松濤醊鳥語，一切升沉寵辱，直付之花開花落。[58]

倘使只節錄「每花明柳媚，日麗風和，……一切升沉寵辱，直付之花開花落」一段，王象晉和陳繼儒的表述，似皆表現了「山人」[59]的審美趣味，或者明代「文人」的特徵；[60]兩者之分歧，不過為以「花」喻「史」的解釋範圍及型態。然而階層、群體的概念，既有助理解文化與社會現實的互動；若「園」、「亭」所題「涉趣」、「二如」之內涵，則恐怕未足加以分梳。

首先要釐清的是，王象晉所謂「涉趣」，並非企圖切割「經濟」或「道學」的所謂「文人」雅趣。王鴻泰嘗以「閒隱」一詞，[61]蓋括明清士人疏離、對抗科舉支配之世俗世界，所建構新的社會價值與文化表現形式，而高濂（字深甫，號瑞南，1573-1620）和陳繼儒，則分別為「理論」與「實踐」層面的代表性人物。且「閒隱」相較於前代「隱逸」傳統，一方面有其社會的結構性因素，亦即「不第」士人的集體處境；另一方面，則欲以文雅考究的生活美學，取代

58 同註 15，頁 1-2。

59 有關「山人」的界定，可參明・錢希言：《戲瑕》，卷 3，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143 冊，頁 591-592；另參大木康：〈山人陳繼儒とその出版活動〉，收錄於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 年），下冊，頁 1233-1237 的部分；以及張德健：《明代山人文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295-298。

60 根據陳寶良的研究，明代文人既具有知識階層的共性，更有其特徵，亦即「文臣」、「學者」（尤其指道學之士）和「文人」的分化。參是氏：〈明代文人辨析〉，《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87-218。

61 見王鴻泰：〈明清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 24 卷第 3 期（2007 年），頁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仕途名利的價值優位。[62] 相形之下，王象晉雖亦尋「閒」與「隱」為歸宿，然不似高、陳者輩一生布衣，並對參贊化育、天人相諧之趣的嚮往，顯然甚於園林樓閣內精緻的物質文明。「『老臣』以愛惜人材為主，『老宗長』以愛惜子弟為主，『老農圃』以愛惜花木為主」，三重身份的交疊，或許更能突顯「涉趣園」主人之用心。

且「園」與「譜」，恰可視為「涉趣」之一體兩面。「涉趣園」既未以「奇」花「異」木為選，甚至還包括「可充口實」的作物；而「暇則抽架上農經、花史，手錄一二則，以補咨詢之所未備」寫就之《群芳譜》，亦在「天譜」、「歲譜」之後，銜以「穀譜」、「蔬譜」與「果譜」。故知園亭題名「二如」之意，除冀與親友「相與怡情」外，亦未輕賤「相與阜財用而厚民生」的層次。進一步說，王象晉藉由農事與筆耕，將「涉趣園」（包括園中的「二如亭」）和《群芳譜》連結為實踐併展現理念的重要場域：「仕途」、「經濟」大可分流，當「經濟」不必倚賴「仕途」，「如農」、「如圃」亦寓士人獨立之尊嚴。

五、徜徉華胥國：板蕩中的「小參贊」、「小安懷」

若對照柯律治研究明代庭園文化旁及農書之敘述，[63] 尤能突顯「涉趣園」和《群芳譜》的特徵。其指出 16 世紀至 17 世紀初，中國農書不僅出版蓬勃，且已訴諸不同社會階層及理解層次。比方當時廣泛流通的《便民圖纂》，雖使城市富裕階層的文雅生活方式，諸如書畫、音樂更易受到模仿，但農藝仍指向提供食貨的實用功能。相較於彼，文震亨（字啟美，1585-1645）等則極力將

62 參王鴻泰：〈明清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頁 1-44；〈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第 22 卷第 1 期（2004 年），頁 69-97。另外，王氏亦引用曹淑娟研究，指出高濂編撰《遵生八箋》並非偶然，自明代中期以來，閒賞書寫已成為特定文類。見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頁 234-254。

63 參 Craig Clunas, pp.77-89. 其文所稱「農書」或「農業專著」乃採寬泛的指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濟、財利與審美、賞玩作出雅、俗之分。其以文士身份論栽植，一方面肯定「山家風味」，不排斥「豆棚」、「菜圃」之經營；另一方面，亦強調經濟作物應「闢隙地數頃，別為一區」，不可與庭園觀賞之花木雜處，否則「便非韻事」；[64] 至若取蔬果收穫尋求家用外之「市利」，不啻淪為「賣菜傭」，更非文士所屑。[65] 而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1562-1633）作《農政全書》斷然摒棄文藝成份，則又是另一對比——「倘若文人雅士的花園見不到洋蔥，那麼詩也不會出現在〔徐光啟的〕農學專著」。[66] 借用柯氏的詼諧比擬，或許可以說，在「涉趣園」與《群芳譜》裏，既有「詩」，也有「洋蔥」，且一點兒也不相妨！

王象晉身處花卉利潤遠超過桑稻，城市周邊大片農地易為花田的時代，如邱仲麟所研究，部分文人即透過詩、詞、散曲，對此轉變表達不安。[67] 不過生計和審美的矛盾，從詩歌史來考察，原來並未突顯於先秦以來民間的自然意識，且「文人意識和民間意識並不是截然割裂的範疇」。[68] 王氏〈自序〉所表述「盆艸」、「薄田」、「蔬茹」、「松林棗杏」、「襍草野花」等，經濟作物和觀賞植物相生共榮的趣味，則既無本末利害的對峙，也未見生活日用與審美趣味的衝突。

---

64 「他如豆棚、菜圃，山家風味，固自不惡。然必闢隙地數頃，別為一區，若于庭除種植，便非韻事」。明‧文震亨：《長物志》，卷 2，「花木」條，《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第 874 冊，頁 250。

65 「蘿蔔一名土酥，蔓菁一名六利，皆佳味也，他如烏白二菘……皆當命園丁多種，以供伊蒲，第不可以此市利為賣菜傭耳。」同前註，卷 11，「蘿蔔蔓菁」條，頁 298。以上二條，柯律治皆曾引用並英譯。

66 原文為 “If onions have no place in gentlemen’s gardens, poems now have no place in agronomic treatises.” 見 Craig Clunas, p.89.

67 參邱仲麟：〈花園子與花樹店——明清江南的花卉種植與園藝市場〉，頁 483-484。

68 鄺龔子：〈從《詩經》及唐前歌謠看民間的自然意識〉，收錄於劉翠溶編：《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8 年），頁 107-130。引文見頁 1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象晉或許無意標榜閒雅，亦未以文人自居，但對「二如」身份的認同，及所以落實參贊化育、天人相諧之趣，文學仍起了關鍵作用。除了《群芳譜》中「麗藻散語」以「文類」為子目，提供各式儲存文化記憶的空間；《往哲芳踪》卷末，亦見兩首王氏自題為〈言志〉的古體詩。相較於「述往哲」與「譜群芳」之「暗相符合」，二詩更將「涉趣園」與《群芳譜》，農藝空間與人文記憶之雙向實踐，津梁於「詩言志」的傳統。〈言志〉其一云：

> 登籍三十年，息肩猶未得。靜中自尋思，永夜勞轉側。來日苦無多，胡不惜筋力。富貴如浮雲，百歲猶頃刻。世途多險巇，反復無終極。何不早掛冠，戚友相親暱。西塾課兒孫，東皐藝黍稷。早畢公家賦，早完私家逼。濁醪聊適口，粗糲堪供食。八口可無饑，四鄰好為德。時而曳杖遊，時而曲肱息。一事不縈懷，兩耳常緊塞。用以怡吾神，惴徉華胥國。[69]

在此不僅抒發了追躡往哲的因由，同時也藉以自白「如農」、「如圃」的人生曲折。「登籍三十年，息肩猶未得」，參照張溥為《群芳譜》所作序文，知其不僅「綱領齊岱，家世軒冕」，且出仕期間洵有作為。其藉職務所司，屢為三吳地區的饑荒進行紓困；[70] 退隱後的淳樸冀望，同樣不離生民之關懷——唯所及對象由「國」易為「家」。所謂「一事不縈懷，兩耳常緊塞」，正道出士人掣肘於「世途多險巇，反復無終極」的無奈；而「惴徉華胥國」，無疑透露「公家賦」、「私家逼」挾持下，「適彼樂土」的想像。

身處板蕩之慨，王象晉更加傾瀉於〈群芳譜跋語〉。這篇作於「花朝」[71] 的跋文，以問答為主要結構，隔代重現了《楚辭・漁父》設問體中，個人遭逢政治失意，應妥協於現實抑或堅持理想的詰難與抉擇：

> 回憶甲寅（萬曆 42 年）、乙卯（萬曆 43 年）間，同鄉二、三貴人得時

69 見〈言志〉之一，《往哲芳踪》，同註 15，頁 50-51。

70 明・張溥：〈群芳譜序〉：「先生綱領齊岱，家世軒冕，歷官三十餘年。……三吳洊饑，藉公司漕得以不困。」同註 15，頁 2；另見註 36，《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頁 334。

71 見〈群芳譜跋語〉文末落款。同註 15，頁 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行志，啣憲握爵，念之所向，山嶽動而風雷馳，三事六曹而下頤指唯命。予時方備員秘省，迂愚憨拙，不能承順意旨，用是擯歸林麓。八庚歲籥，未敢以片楮達長安。客有憐予者造而請曰：「子讀聖賢書，終以岩穴老乎？長安貴人豈不可以人理格？子能悔過輸誠，失東隅收桑榆亦未可知。河清難俟，子將誰慙」！予曰：「唯唯否否，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所能則失己；強所不能，未必得人。且從古聖賢亦何嘗戀戀名位也？參贊化育，老安少懷，素位可行，豈異人任？子試觀吾農圃功成，出而郊圻，入而苑囿，滿目菁蔥，八口溫飽，是亦一小參贊、小安懷也。豈必乞墦登壟，乘高策肥迺愉快哉？語云：君子固窮，達人知命。予之窮予之命也，吾行吾素，何怨何援？子休矣！順時安命，深耕疾耨，以旦夕從事於農圃，聊悠遊以卒歲可已。」客囅然長嘯而去。[72]

來客的建議，不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73] 而王氏歸隱後的「深耕疾耨」，既異乎「心存魏闕」，更不同於「終南捷徑」。同樣憑「聖賢書」為據，客以「士而優則仕」[74] 的角度，勸使放棄「不能承順意旨」的堅持而「悔過輸誠」；王氏亦自信標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75] 的立場——「乞墦登壟，乘高策肥」既道出「邦無道」的士人醜態，而「農圃功成」所達致之「小參贊」、「小安懷」，則將「卷而懷之」重新詮釋成實現「華胥國」的可能。

---

72 同前註，頁 1-2。另外，此文可與《往哲芳踪》兩首〈言志〉詩末的自白互參：「不佞策名以來，垂三十載。中間為同鄉權貴擯斥山林者居三之一，兼之三承使命、兩值家難，其奉朝請修職業者，亦僅三之一。自顧鹿鹿庸庸，漫無建豎，蠹魚公廩，實慚厥心。其欲棲跡長林，侶漁樵而友麋鹿，為念久矣。會聖明勵精，嚴禁請告，未敢以情白。暇日偶拈數語，用表厥志，聊附編末，以識景行往哲之意。」同前註，頁 24-25。

73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頁 178-180。

74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同註 25，頁 266。

75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同註 25，頁 2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華胥國」於《列子》本為黃帝晝寢夢遊之地，「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76] 前述〈卉譜小序〉之「如遊華胥」，則以形容生機周流的欣快。王象晉一方面為「自然」注入「參贊」、「安懷」[77] 的人文意涵，另一方面，又將「參贊」、「安懷」置入「吾行吾素」的語境。既是「吾行吾素」，故謂「『小』參贊」、「『小』安懷」。「小」在此處無疑是一種肯定用法，恰恰針對並翻轉了「農與圃，小人事」的世俗之見。

〈言志〉其二更可見王氏體現理想的路徑，與其說遁入遠古之夢，毋寧是對「常」與「變」、「揚揚」抑「戚戚」、「榮華」或「坎坷」的超越：

> 堪歎世間人，多為愚懵累。偶而值榮華，揚揚便恣肆；偶而值坎坷，戚戚思遁避。達人有大觀，常變惟一視。譬諸暑與寒，禪代取諸寄；譬諸陰與晴，瞬息忽變易。造化本無私，賦予寧有意？此亦何所愛？彼亦何所忌？試遡邃古初，流覽逮叔季。誰享無疆壽？誰免荒郊棄？賢愚總同歸，彭殤有何異？藐茲七尺軀，烏能長適志？流芳饒修名，自棄甘匪類。聖哲與狂愚，總繇人自致。揚揚固可嗤，戚戚亦足媿。何如飲醇醪，夷險任所值。[78]

「流芳」在此形成雙關，既是聖哲踪跡，亦如群芳滋生。聖哲與群芳，同樣開啟王象晉超越愚懵、趨近華胥的門徑。「造化本無私，賦予寧有意？此亦何所愛？彼亦何所忌？」由此可以明白，為何「涉趣園」旨在「可覘化機」、「可充口實」，而不揀擇品種之雅、俗、貴、賤；而歷十餘載始成之《群芳譜》，又為何與同志者共期「相與怡情，相與育物，相與阜財用而厚民生。」

與朱彝尊（1629-1709）等並列清初「江南三布衣」的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葦間，1628-1699），筆下王氏儼然一肅穆學者：「生平喜淡泊，室無

---

76 周・列禦寇：《列子》，收錄於《無求備齋列子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冊 1，頁 22。

77 分別見《中庸》、《論語・公冶長》，同註 25，頁 43、111。

78 見〈言志〉之二，《往哲芳踪》，同註 15，頁 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媵侍。盛暑整衣冠，危坐讀書不輟」，並常引唐代柳玭（生卒年不詳）之言告誡子孫：「無矜門第，務力學為善」。而王氏數代行履，亦可由湯顯祖（字義仍，1550-1616）為象晉長兄象乾（字子廓，號霽宇，1547-1631）所作賦及序文，[79] 與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漁洋山人，1634-1711）的記載獲得印證。[80] 而士禛父王與敕（字欽文、匡廬，1609-1686）為象晉季子，曾命畫工繪象晉平生事跡 24 幀，「並作家誡，以示諸孫，勗以儉勤為本」。[81] 可知象晉之宗長風範，在家中極受欽崇。[82]

並且「小參贊」、「小安懷」、「吾行吾素」，或者「聖哲與狂愚，總緜緜人自致」的詩句，都透顯儒家自由傳統核心，易言之，「為己之學」的精神。[83] 如同諧趣園之森羅廣納，王氏後人也在時勢激盪中各正性命。康熙朝仕途、文名俱得成功的王士禛，自是劫灰春泥培育之蘭芝；但無論對照其撰《分甘餘話》有關長輩赴難「何異宣和之《黨人碑》」的記載，[84] 或《蠶尾文集・五節烈家傳》、

79 參湯顯祖撰〈大司馬新城王公祖德賦〉及序文。明・湯顯祖：《湯顯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001-1007。

80 參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 5，「司徒公歷仕錄」、「方伯公遺事」、「方伯公答人詩」等條，收錄於《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6 年），第 68 冊，頁 46-47。

81 清・朱彝尊：〈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曝書亭集》，卷 70，收錄於《曝書亭全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頁 681。

82 「山人兄弟每自家塾歸，孫夫人從窗文履聲，輒呼而問之：『兒輩今日讀何書？為文章當祖父意否』？命列坐於側，予之酒食。」由引文所記生活細節亦可見於一斑。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第 6 冊，頁 5057。

83 《論語・憲問》：「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同註 25，頁 216。另參（美）狄百瑞（de Bary, William Theodore）著，李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 年），頁 15-28、43-75。

84 「汪文治（洋度）以《復社姓氏錄》見寄，見先贈尚書府君名，不勝悲感。錄中所載吾邑七人，吾家諸伯父居其五。……因憶天啟中宵人造《東林籍貫》及《點將錄》諸書，載先伯祖太師霽宇公、叔祖考功季木公姓氏。今日觀之，何異宣和之《黨人碑》乎！」見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 4，「復社姓氏錄」條，頁 1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蠶尾續文集・畢母王孺人傳》等，[85] 更可見明、清易代之際，新城王氏摧折之慘烈。[86] 而王象晉退隱田園，豈止含貽弄孫而已！次子王與胤留下〈詠梅〉詩：「繁英任似火，冰稜自如石。南枝與北枝，不作春風格」，[87] 遂與妻、子相偕殉國，為人父者又焉能無慟！姜宸英既曾為同輩士禎《唐賢三昧集》作序，[88] 亦嘗親聞與胤事，並載入〈新城王方伯傳〉中。據其所述，次子隕逝後象晉「益絕人事，自號明農隱士，門闔謝賓客不為通，雖郡邑長吏屏。車騎到門，匿不與見。先為自祭文，飾巾待盡而已」，[89] 則其身陷時勢牽制之痛楚，從晚明以「二如」自許，到清初取號「明農隱士」，看盡花開花落，益發甘為「華胥」子民。

王象晉甘為農圃或有其不得已，卻為王士禎之童年記憶，留下隔離倥傯、含章葆真的餘裕。縱使朝代鼎革、時局動蕩，王氏大族亦須避禍山野，[90] 但生生之意未息，門庭便猶存未許兵燹圮毀之韻事：

> 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歲。即世祖皇帝順治元年。時流賊陷京師，王師入關定鼎，國號大清，改元。時方伯公以遺老居田間，自號明農隱

---

85 參清・王士禎：〈五節烈家傳〉、〈畢母王孺人傳〉，《蠶尾文集》、《蠶尾續文集》，同註 82 書，第 3 冊，頁 1611-1613、2096-2097。〈五節烈家傳〉末段且謂：「先方伯公教家嚴。閨門之內，儼若朝典。又嘗以先高祖母劉太夫人閫範圖說，教諸婦女，皆凜然知節義，榛栗棗脩，秩秩如也。壬午、甲申之間，諸母而下，節烈輩出，孰謂非方伯公之教漸漬使然哉！」

86 另參清・王鴻緒等撰：〈王象乾（附象晉、象恆、象復、象春、象坤、象雲）傳〉，《明史稿列傳一八五卷》，列傳第 123，收錄於《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第 96 冊，頁 654-657。

87 《分甘餘話》：「先伯父侍御公〔王與胤〕〈詠梅〉云：『繁英任似火，冰稜自如石。南枝與北枝，不作春風格。』陳伯璣云：『公忠烈之性，已見於此。』」見清・王士禎：《分甘餘話》，卷 4，「詩如其人」條，頁 104。

88 參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60-61。

89 清・姜宸英撰，黃叔琳編：〈新城王方伯傳〉，《湛園集》，卷 5，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23 冊，頁 750-752。

90 參蔣寅：《王漁洋事迹徵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士，闔門謝客，親教諸孫，頗及聲律之學。嘗邀從弟洞庭（士禛自注：象咸）飲。洞庭工草聖，有張顛之風。酒闌，諸孫競進乞書。方伯公把酒問對句，曰：「醉愛義之蹟」，山人（王士禛）在傍應聲曰：「狂吟白也詩」。二公皆大喜，賞以名人書畫。謂匡廬公（王與敕）曰：「此子必蚤成」。[91]

經歷崇禎十七年（1644）的崩裂，王象晉成了「遺老」，留存前代文采風流的田間老者。詩歌書畫的傳統，[92] 既溝通了農藝空間與人文記憶之雙向實踐，且此實踐，持續沉澱於歲月中發酵。

王士禛年逾古稀撰《分甘餘話》，書名啟發自王羲之（303-361）致謝萬（字萬石，320-361）的信札：「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仿佛萬石之風。」[93] 而這段文字，不僅早收錄於《群

---

91 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同註 82 書，第 6 冊，頁 5055。此事亦載於《香祖筆記》，唯文字略有參差，參清・王士禛：《香祖筆記》，卷 12，同註 82 書，第 6 冊，頁 4739。

92 另有兩條資料可與引文互參，再證王士禛眼中祖父之藹然風雅與聰明知人：「余家與臨邑刑太僕子愿（侗）為婚姻，故先祖方伯贈侍郎公得其手蹟為多，亂後，盡化劫灰矣。惟〈蘭亭序〉、〈白鸚鵡賦〉（王摩詰）二卷僅存。余兄弟幼時，從先祭酒府君侍坐隅，公顧謂曰：『刑書吾所珍愛，今僅存二卷。汝輩先取科第者當得之。勿負期望！』順治戊子，先吏部西樵兄舉鄉試，公喜，以〈蘭亭〉卷賜之。辛丑，余未弱冠，繼舉，公尤喜，又以〈白鸚鵡〉卷賜之。」「先方伯公有知人之鑒，年九十餘聰明不衰。嘗語祭酒公曰：『汝諸子皆佳。將來成進士者三人。某某是也。幼者尤早達。』既而先西樵兄（士祿）以順治壬辰、不肖（士禛）以順治乙未、先東亭兄（士祜）以康熙庚戌相繼成進士，而士禛得雋尤早，異哉！」見清・王士禛：《居易錄》，卷 13，同註 82 書，第 5 冊，頁 3930-3931。

93 「昔王右軍在東中，與吏部郎謝萬書云：『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仿佛萬石之風』云云。僕少時讀之，已有味乎。其言七十歸田，讀書之暇，輒提抱弱孫以為樂。其稍長者，年甫十歲，已能通《易》、《書》、《詩》三經。紙窗竹屋，常臥聽其咿唔之聲，不覺欣然而喜。夫人幼而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芳譜》中《往哲芳踪》之「王右軍」條，[94] 且意趣豈不與「西塾課兒孫，東皋藝黍稷」（〈言志〉其一）極為近似？王羲之此信既記述隱退之後，怡然於田園、家庭的豐殖清恬，亦透露出琅琊大族藉由「敦厚退讓」之庭訓，所欲樹立的家風。由王象晉、王士禛祖孫二人晚年著作的引用，可見琅琊王氏展示的晉人風流，對明清之際新城王氏家族文化的傳承，應起了一定程度之影響。[95]

事實上，王士禛也嘗以「風流」一詞追慕先祖高誼，如〈南園水亭即事懷先祖方伯公〉云：「昔日東山隱，明農此灌園。風流不可即，流歎滿邱樊。」[96] 根據王士禛《自撰年譜》，《分甘餘話》的寫作時間，十分貼近由《群芳譜》擴充修訂之《廣群芳譜》的完成。[97] 由皇帝下詔敕修先祖著作，對王士禛乃至整個家族而言自是一件大事。[98] 因此《分甘餘話》開卷首條，即列「群芳譜及

學，意在逢世，下而黃散，上而令僕，以為至足矣。僕生逢聖世，仕宦五十載，叨冒尚書，年踰七袠，邇來作息田間又六載矣。雖耳聾目眊，猶不廢書，有所聞見，輒復掌錄，題曰《分甘餘話》，庶使子孫輩知老人晚年所樂在此爾，不敢謂如袁伯業老而好學也。」見〈分甘餘話自序〉，《蠶尾續文集》，卷 3，同註 82 書，第 3 冊，頁 2024-2025。

94 見〈往哲芳踪〉，同註 15，頁 40。

95 琅琊王氏與新城王氏亦有血脈淵源，此可參湯顯祖撰〈大司馬新城王公祖德賦〉序文：「濟南太僕少卿王公，祚自琅琊，徙于新城。」見明‧湯顯祖：《湯顯祖全集》，頁 1001。

96 〈南園水亭即事懷先祖方伯公〉：「三月風亭上，林深鳥語繁。山雲遙變夏，水草靜當軒。昔日東山隱，明農此灌園。風流不可即，流歎滿邱樊。」詩題後注：「公自號明農隱士」。清‧王士禛：《漁洋詩集》，卷 5，同註 82 書，第 1 冊，頁 217。

97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七十六歲。在里中。先祖方伯贈尚書公著《群芳譜》，刻於虞山毛氏汲古閣，流傳已久。康熙四十四年，奉旨開館廣續，命編修臣汪灝等四人為纂修官，至四十六年告成，凡一百卷，賜名張逸少等四人續廣之，又御製序文冠諸編首，仍存先臣自序，每卷小序亦所不遺。是年，著《分甘餘話》，謹錄御製序文於卷首，以紀聖恩。」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同註 82 書，第 6 冊，頁 5106。

98 「康熙乙酉，命詞臣廣續《群芳譜》。《群芳譜》者，先王父贈尚書方伯府君萬曆末被亓韓之黨齮齕，歸田林下十年所著書也。異代乃為九重所賞，亦家世盛事，不可不紀。」清‧王士禛：《香祖筆記》，卷 12，同註 82 書，第 6 冊，頁 47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佩文齋廣群芳譜」一則。這則筆記除收錄康熙帝〈廣群芳譜序〉，更在序文之前為王象晉《群芳譜》作了提要：

> 《群芳譜》一書，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皇贈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象晉所著。萬曆中，先祖官京師，為黨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謫官。家居十載，甘農圃以沒齒。作為此書，名亭曰「二如」以見志。後刻於虞山毛氏汲古閣，流傳已久。[99]

康熙 43 年 3 月，卒逾 50 載的王象晉受官方冊封；6 月嚴若璩過世前，將家藏《火經》歸還王士禛，但王象晉同時贈予嚴氏先人的《群芳譜》則已亡佚；同年 9 月，王士禛因案波及遭到革職，終止長達 45 年的服官生涯；[100] 而《廣群芳譜》之開館編修，則緊接於次年。[101] 可以說，王士禛之暮年轉折，竟與祖父有著緊密的對應。而王象晉之「二如」志向、「諧趣」襟懷，顯然樹立了官方褒貶外，讓後輩端凝、迴視，進而安頓此身的風範。

六、結論：「詩」為津梁的農藝空間與人文記憶

《二如亭群芳譜》在當代學界，雖以古代農學或生物學的文獻價值受到矚目，但就傳統目錄學的角度，則屬「譜錄」。「譜錄類」之成立，不僅為「收諸雜書之無可繫屬者」，還積極促成目錄結構、學術分類的省思及調整。在四庫館臣眼中，此類書籍的價值，當在廣羅、審訂所謂「博物」之學；而對譜錄中有關典故藝文之內容，則多所抨彈。然而，就古典知識之實際編纂，「博物」究與「麗藻散語」不相衝突。「麗藻散語」不僅是「博物」展示的一扇櫥窗，其以「文類」為子目，和「典故」相互連結，亦為「群芳」提供各式儲存文化

99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 1，首條「群芳譜及佩文齋廣群芳譜」，頁 1。
100 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康熙四十三年」條，同註 82 書，第 6 冊，頁 5104。另參蔣寅：《王漁洋事迹徵略》，頁 525-526。
101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 1，首條「群芳譜及佩文齋廣群芳譜」，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記憶的空間。並且從《群芳譜》之〈義例〉得以明瞭，文化記憶並非僅被視為靜態的歷史資產，而是對進行中的生活「日用」滋育源泉活水的意義。而文章歌詠與「草木蟲魚」或「草木鳥獸」間的關聯，也可遠溯先秦之詩歌創作與詩學論述。

王象晉所稱「日用」包含事相經驗與道德心性雙重面向，且這雙重面向，不但以「典故」和「麗藻散語」作為綰合文化記憶的媒介，甚至整部《群芳譜》，都充滿文學的比興寄託之意。尤其對照《群芳譜》纂成後，王氏另行添入的《往哲芳踪》，愈見自然芳菲與人文德馨的隱喻關係。而《群芳譜》的文化記憶，實與「涉趣園」之田園空間相為表裏。「如農」、「如圃」除寄「怡情」之意，亦未輕賤「相與阜財用而厚民生」的層次。進一步說，王氏藉由農事與筆耕，將「園」與「譜」連結為實踐併展現理念的重要場域：「仕途」、「經濟」大可分流，當「經濟」不必倚賴「仕途」，「如農」、「如圃」亦寓士人獨立之尊嚴。

若對照柯律治研究明代庭園文化旁及農書之敘述，尤能突顯「涉趣園」和《群芳譜》的特徵。在「涉趣園」與《群芳譜》裏，「盆艸」、「薄田」、「蔬茹」、「松林棗杏」、「襍草野花」等，經濟作物和觀賞植物相生共榮，既無本末利害的對峙，也未見生活日用與審美趣味的衝突。而此特徵，或者說王象晉對「二如」身份的認同，及對參贊化育、天人相諧之趣的認識，文學無疑起了關鍵作用。換言之，農藝空間與人文記憶之雙向實踐，可謂津梁於「詩言志」的傳統。

循著人文之徑，王象晉經晚明至清初，從隱士到遺民，將「卷而懷之」重新詮釋成實現「華胥國」的可能。其一方面為「自然」注入「參贊」、「安懷」的人文意涵，另一方面，又將「參贊」、「安懷」置入「吾行吾素」的語境，翻轉了「農與圃，小人事」的世俗之見。詩歌傳統既溝通了農藝空間與人文記憶之雙向實踐，且此實踐，持續沉澱於歲月中發酵。

王士禛不僅暮年轉折，與祖父象晉緊密對應；其緬懷祖父之詩作，回憶亦縈繞於「園」與「譜」。除前述〈南園水亭即事懷先祖方伯公〉，另如〈懷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園——先方伯公別業〉：「為園負南郭，佳日屢巾車。好雨連花節，清池長麥魚。朱藤臨水照，白袷向風疎。農圃高人意，猶存氾勝書。」並於詩後自注：「公撰《群芳譜》於此園之二如亭」。[102]「諧趣園」位處南郭，故又稱「南園」，士禎屢於此地流連吟詠。[103] 其即便以「氾勝」古農書代稱《群芳譜》，但同晚明幾位序文作者，都未以農書等閒視之。他們一致聚焦於「物」外之旨，不論感時寄寓，抑或遠溯晉人的「風流」。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舊題周・列禦寇：《列子》，《無求備齋列子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年。

漢・司馬遷著，（日）滝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天工書局，1989 年。

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93 年。

[102] 清・王士禎：〈懷南園——先方伯公別業〉，《漁洋續詩集》，卷 13，同註 82 書，第 2 冊，頁 944。

[103] 有關「南園」的詩作，參見〈穀日南園作〉：「穀日晴光好，題詩到水涯。園門藏橘刺，沙路散桃花。夕爽催歸翼，輕雲隱暮霞。芳林春日下，留醉野人家。」清・王士禎：《落箋堂集》，卷 2，同註 82 書，第 1 冊，頁 48；〈南園作二首〉之一：「曉起思園林，昨夜西堂雨。負杖眺前山，初陽散平楚。淥池萍始合，芳樹禽交語。庭戶寂無人，慨焉念終古。」〈南園作二首〉之二：「夜語雜花落，衡門綠苔生。誰能捉坐席，共作林下行？圓荷舒午景，茂林含夕清。歸禽赴斜照，稅駕此山楹。」〈南園池上〉：「清言不覺暑，纖月生西林。苔徑少塵色，夜猨清道心。漁樵晚多侶，風壑靜同音。會學涓高術，陰潭鳴玉琴。」清・王士禎：《漁洋詩集》，卷 5，同註 82 書，第 1 冊，頁 2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書目續編》，臺北：廣文書局，1987 年。
宋・朱熹集註：《詩集傳》，臺北：中華書局，1991 年。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年。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宋・陳思：《海棠譜》，《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明・湯顯祖：《湯顯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年。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 2 年刻本。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舊題明崇禎元年刊本，收錄於《王漁洋遺書》（編號 1811）。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舊題明崇禎元年刊本，收錄於《王漁洋遺書》（編號 1812）。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初書業古講堂刊本。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明崇禎年間刻本。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市島春城舊蔵和裝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查詢日期：2016 年 12 月 22 日，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ni01/ni01_00120/。
＊明・王象晉：《群芳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80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故宮珍本叢刊》第 471-472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據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
＊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第 3 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1995 年，據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文震亨：《長物志》，《文津閣四庫叢書》第 874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明・錢希言：《戲暇》，《續修四庫全書》第 114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清・姜宸英撰，黃叔琳編：《湛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清・朱彝尊：《曝書亭全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叢書集成三編》第 68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6 年。

＊清・王士禛：《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

清・愛新覺羅・玄燁：〈御製佩文齋廣群芳譜序〉，清・汪灝等：《廣群芳譜》，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 47 年內府刊本。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 年。

＊清・紀昀編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清・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二、近人論著

尹欽恒：《群芳譜詮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 年。

王佐槐、高萬慶：〈古農書《群芳譜》抄本略考〉，《甘肅農業大學學報》第 37 卷第 3 期（2002 年 9 月）。

王毓瑚：《中國農學書錄》，臺北：明文書局，1988 年。

王鴻泰：〈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第 22 卷第 1 期（2004 年）。

王鴻泰：〈明清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 24 卷第 3 期（2007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鴻緒等撰：《明史稿列傳一八五卷》，《明代傳記叢刊》第 96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李亮恭：《中國生物學發展史》，臺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83 年。

林厚成：《為花作史：《群芳譜》與明清植物譜錄的發展》，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林麗月先生指導，2010 年。

邱仲麟：〈花園子與花樹店——明清江南的花卉種植與園藝市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第 3 分（2007 年 9 月）。

邱仲麟：〈明清江浙文人的看花局與訪花活動〉，《淡江史學》第 18 期（2007 年 9 月）。

邱仲麟：〈宜目宜鼻——明清文人對於盆景與瓶花之賞玩〉，《九州學林》第 5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

胡紹棠選注：《陳眉公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 年。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

張德健：《明代山人文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學生書局，1998 年。

陳寶良：〈明代文人辨析〉，《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 年。

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聯合目錄」，查詢日期：2016 年 12 月 22 日，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2。

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店，1990 年。

葛兆光：〈論典故——中國古典詩歌中一種特殊意象的分析〉，《文學遺產》1989 年第 5 期。

聞一多：《唐詩雜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年。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 年。

蔡英俊：〈「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蔣　寅：《王漁洋事迹徵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

蔣　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鄭毓瑜：〈文學典律與文化論述——中古文論中的兩種「原道」觀〉，《漢學研究》第 18 卷第 2 期（2000 年 12 月）。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年。

盧嘉錫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年。

蕭　馳：〈從實地山水到話語山水——謝靈運山水美感之考掘〉，《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7 期（2010 年 9 月）。

蕭　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 第一卷：玄智與詩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年。

鄺龔子：〈從《詩經》及唐前歌謠看民間的自然意識〉，收錄於劉翠溶編：《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8 年。

（日）大木康：〈山人陳繼儒とその出版活動〉，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下冊，東京：汲古書院，1990 年。

＊（日）天野元之助著，彭世信、林廣信譯：《中國古農書考》，北京：農業出版社，1992 年。

（日）山田慶兒：〈本草における分類の思想〉，收入氏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學の世界》，京都：思文閣，1995 年。

（英）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狄百瑞（de Bary, William Theodore）著，李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 年。

（德）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安斯加爾・紐寧（Ansgar Nünning）著，冉媛譯，余傳玲校：〈文化研究的記憶綱領：概述〉，馮亞琳、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Amano, M. (1992). *Zhong-guo gu nong-shu kao* [A verification of ancient agricultural books of China] (Peng Sh.-X. & Lin G.-X., Trans.). Beijing: Agriculture Press.

Cao, S.- J. (1988). *Wan Ming xing-ling xiao-pin yan-jiu* [A study of Romantic essay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aipei: Wenchin.

Ji, Y. (1989).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general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Taipei: Yee 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X.-J. (1629). *Er-Ru Ting qun-fang pu* [Er-Ru Pavilion introduction to plants] (block printed ed.).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Taipe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X.-J. (1993-1995). *Er-Ru Ting qun-fang pu* [The Er-Ru Pavilion introduction to plants]. Zhengzhou: Henan Educa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X.-J. (2001). *Er-Ru Ting qun-fang pu* [The Er-Ru Pavilion introduction to plants]. Haikou: Hain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X.-J. (2001). *Qun-fang pu* [The (Er-Ru Pavilion) introduction to plants]. Jinan: Qilu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Sh.-Zh. (1989). *Fen-gan yu-hua* [Wang Shi-Zhen's essays].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g, Sh.-Zh. (2007). *Wang Shi-Zhen quan-j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Wang Shi-Zhen's works]. Jinan: Qilu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You, M. (1987). *Sui-Chu Tang shu-mu* [The Sui-Chu Hall catalog]. Taipei: Kwang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